

席絹

冥冥中的爱神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7号

冥冥中的爱神

作 者：(台湾) 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常州日报印刷公司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插印2

字数：130,000 199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60—5 / R · 316

定 价：8.00元

(购买时请认准封面右下角之防伪标记)

前 言

在校园小说中，我独独偏爱高中生活的故事。

而十七岁与十八岁是我偏爱的年纪。

也许是我本身在经历十七、八岁时，衍生最多感触。在那种困扰的青春期中，有着成长的挣扎；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在茧中承受脱变，过着迷惑而四不像的生活，很难去定位自己是谁。

可是，那也是天马行空、幻想力最盛的年纪。现在想想，其实今日我所出版的作品，最初的意念都是由当年胡思乱想中整理出来的。当看看每一分感动、每一种心情，或者不算故事的小灵感，居然都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镌镂。写了二十来本小说，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对夕阳的描述颇多？我可是在“鹿中”看了三年的夕阳呢！因此，我总喜欢尽自己能力描写夕阳种种面貌，以及透过女主角的心境去写出我的联想。来到台中数年间，我老是坐在美术馆大草坪上，透过柳树去搭配夕阳的颜色。真的好美，夕阳一向给我最深刻的感动。

也曾有一年的时间，晃荡在台北街头，繁忙的城市让我感到被湮没的茫然，常是伫立路口，忘却东西南北，有着流泪的渴望。当然不能提台北给我的坏记忆是奉送我一

场小车祸，让我年纪小小已能体会些微风湿的感受。多谢哦！台北。

再说回我的故事吧。一直忘了告诉你们，君绮罗会跳崖是我站在“鹿港国中”最高处意念的完成。我怕死，但我喜欢坐在栏杆上体会那种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身的刺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每当我爬上最高楼，都会幻想跳直去的感觉；当年国三时负责打扫楼顶阳台，我总是那么想。

你们比较好奇的可能是第一本作品的意念来处。高二时，我看了一本有关灵魂出窍的书，忘了书名，只记得其中说的三毛召唤荷西在过程。那本书引起我对这方面的好奇，看了十来本相关的，有纯学术，有怪力乱神，也有以科学驳斥无稽的书。我各种说法都看，然后存下了这个想法。穿越时空的东西写来要更谨慎些。我相信灵魂不灭，但肉体承受不了时光流逝的消磨，更别说倒溯了。当时没有下笔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令我信服的着力点去发挥；后来看了倪匡的小说，其中有一本是描写塑像馆的鬼的故事（抱歉，又忘了书名！），我才觉得可以下笔了。即使在《交》一书中对时空描述不多，但它却是我下笔的意念。

再谈谈《罍》一书吧。从日本回来后，我有许多感叹，在山上友人处，独自一人坐在山顶，看着触手可及的云，回来就下笔了。《人》的本身很少触动我什么，反而是大自然的眩物会令我感动。在高中看夕最时，我喜欢将草编在戒指套在手上，后来写了一篇“指环”登在“小说

族》杂志，后来这便成为《浪》一书的的前身。

《雪儿》的形成是从美术馆的夕阳而来，哀悼那只放我鸽子的风筝。《追》书的故事，形成得有点可怕；因为当年我在台北，几乎天天跑去中正纪念堂，数着八十九阶上去，然后与友人比赛谁可以最先冲下去而不是跌落下去，玩着小命不怕死地冲。幸而今日我依然安在，一把老骨头再也玩不起了。（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每一本小说的形成，都只为了某一个场景的完成而已，就比如为了让女主角跳崖，我才去写《抢来的新娘》。

每个柔情似水的少女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故事甜蜜温馨、浪漫迷人……

而上天却偏偏喜欢和每个曾诚挚祈求过他的妙龄少女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似乎要为她们自己编织的浪漫故事添上更多的浪漫色彩。

三朵貌美若天仙的姊妹花，三段曲折各异的感情心路历程，一个令你如置身其中的浪漫柔情故事！

1

洛家好又从床上摔到地上了。

这已是这星期来第三次。

茵宝急忙的开灯，温柔问道：“家好，你没事吧？”

家好抱着枕头，又亲吻的。

“一德，我好喜欢你哦，一德，你的生日就快到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茵宝蹲下身子注视她，只见她紧闭双眼，喃喃自语。

茵宝轻声叹气。“唉！又梦见一德了。”

一德是家好哥哥的好友，也是家好的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然而认识一德那么久，也没见一德对家好有意思，他一直把家好当小妹妹。

“可怜的家好，我发誓我绝对不暗恋人，暗恋人真苦。”茵宝自言自语。

隔天清晨，茵宝弄好早餐之后唤醒室友黛琪、叶皖和家好吃早点。

黛琪其实已经起来了，化了一个小时的妆，喷好香

水之后一切已十分完美，她清高的在镜子前兜了一圈走出了房门，叶皖坐在客厅里看报纸。

而家好刚上完厕所，两只辫子歪七扭八的披在肩上。她懒洋洋地说：“茵宝，昨晚你怎么又让我睡地上了？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见我摔到地上一定要吵醒我让我回床上睡，你怎么又忘了？”

茵宝好脾气的笑笑。

“对不起，我忘了，下次一定记得。”

“等你记得，我看我已经感冒了，真是的，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糊涂虫。”

黛琪看不过去了。

“嘿！洛家好，我求你不要太夸张好不好”你都已经二十好几了，睡姿比幼婴还惨，这关人家茵宝什么事啊？要就调整自己的睡姿，我看最好睡前用尼龙绳把你固定在床上，这样就没问题了，别老是欺负茵宝的好脾气。”

家好被黛琪这么一吼，果然安静无声，乖乖的坐下来吃早餐。

茵宝见家好闷闷不乐地，找话题跟她聊。

“嗨！家好，一德的生日到了，你看我们送什么礼物好？”

提到一德，家好马上睁亮了眼。

“你怎么知道一德的生日到了？”

原本坐在客厅的叶皖忍不住坐到饭桌来。

“家好，你每天，作梦都叫着一德，我们想不知道都难！”

接着黛琪也忍不住消遣她。

“就是说嘛，我真佩服茵宝，只有她能忍受你，还好我跟叶皖睡一间房，不是跟你，不然一定脑神经衰弱。”

家好一手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咕噜咕噜的喝豆浆。

“像我这年纪的女人呀，若不思春都是不正常的。”家好理直气壮的说。

才说完其他三个女人已笑呛的翻天滚地罗。

“拜托，家好，你未免也太坦白了吧！”

“真受不了你。”

“家好，我了解你的心情，虽然我暗恋汤姆克鲁斯的心情跟你不太相同。”茵宝最有同情心了。她是故意这么说的，才说完话就得到家好的回应。

“茵宝，还是你最可爱。”

其实茵宝从未暗恋过人，对汤姆只是纯欣赏才不是什么暗恋，只是想让家好心里好过点。

“我想送一德一套休闲服，我想一德打网球时可以穿。”茵宝说。

“我送他一双皮鞋，要他走路。”黛琪开玩笑。

“那我送他一只表好了，隔壁的手表专柜老早就要我给她捧场。”

“那我呢？你们看我送什么好？”家好心急的问。

三人同时望向她。

“你少假了，他是你的白马王子，我看你早有准备了吧？”黛琪心知肚明的说。

还是茵宝老实。

“你不是买了一只咖啡色的手提公事包，那不是要给一德的吗？”

叶皖噗哧一声笑的暧昧。

“茵宝，你别拆她的台嘛，她只是想知道我们要送什么，她怕我们送的礼比她送的漂亮，她只是担心。”

她们这一来一往的，把家好的心意拆穿，害家好怪难为情的。

四个好友相处长了，对彼此的个性都摸透了。

叶皖最安静、爱沉思，长相秀气典雅，用“静若处子”四个字形容最恰当，她和黛琪住一起，时间一久颇受黛琪的影响，不过黛琪是新时代的女性，个性最精明，也最现实，讲话苛薄，穿着打扮时髦，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她，叶皖原本的个性，在黛琪的薰陶下颇有进步。

黛琪对外人跟好友是绝对不同的态度，对外人斤斤计较，从不肯吃亏，对自己人倒是好得没话说，每次准有约会都会找黛琪借衣服，因为她的行头最多，也因为站女装专柜，借专柜的衣服出来穿很方便。

茵宝则是四人中个性最糊涂的，不但糊涂还耳背，跟她交代过的事必须再三叮咛，不然不是忘了就是出差

错，不是听错就是记错，要不，就是完全不记得，教人伤透了脑筋。她一双漂亮的眼睛，水汪汪的，看到喜欢的东西眼睛就发亮，她的眼睫毛又翘又长，由于有轻度近视又不爱戴眼镜，走在路上会认错人，骑摩托车会栽跟头，但她天性乐观，口头禅是“没关系”。

任何急事在她眼里都可以慢慢来，她的脾气最好，个性温和，跟个性最火爆的洛家好感情最好。但由于洛家好是个急惊风，史茵宝是个温吞水，史茵宝的慢性子常常把洛家好折磨得火冒三丈。

洛家好生气时马上脸红脖子粗，有时实在太生气了，必须发泄，她就抱着一堆枕头拚命的丢史茵宝，史茵宝刚开始还会跑，后来知道没有用，她连跑步都慢半拍，反正一定跑不过洛家好，她就索性不跑了，洛家好的脾气是发泄过就算了。

一个小时之后，她就自我忏悔，认为自己太粗暴了，怎么可以殴打室友，她会抱着茵宝痛哭流涕并求茵宝原谅。

刚开始黛琪和叶皖总会探头进来，常是一脸不解的表情。

“天啊！这到底是谁打谁？被打的没哭，打人的倒哭得一塌糊涂。”

四人当中家好的家庭背景最好，她原本不必住外面，虽然住家里更舒适，但她生性喜欢热闹，喜欢团体生活，家里只有一个大哥，常常不在家，一个小妹今年

才十四岁，跟她年纪差太多，根本没得搅和。

有时史茵宝看她气成那样，坐在床上脸红脖子粗的，就会主动抱一堆枕头给她。

“你如果想打我就打吧，想骂就骂吧我看你忍得这么难受，我也好难过哦！”她眨着无辜的大眼睛，那眼睛漂亮得让人嫉妒，她的口德又纯良得教人心疼。

家好听她这么说，有时会恼羞成怒。

“嘿！你这种人真变态，你自己有被虐狂，不要把我训练成虐待狂好不好？我是很正常的女人，虽然严重缺乏女人味，但可不是什么黑社会女头目，真败给你了，下次不准再求我打你，不然我就跟你绝交，什么跟什么嘛！本小姐正积极的培养女人味中，都让你破坏了储蓄的妖娆媚气。”

说完气消了大半，看茵宝无辜的样子，自己就忍不住笑出声。

两人马上又和好了。

洛家好闲来无事就喜欢出问题考茵宝。

“你最喜欢我什么？”

茵宝想不出来就说：“统统都喜欢，你人好嘛。”

洛家好不满意她的答案，翻翻白眼。

“小姐，你能不能不要讲得这么笼统？具体一点行不行？”

“你的头脑好，人聪明机伶，大方阔气，有正义感，又会替人打抱不平。”

家好听她这么说直摇头。

“唉！那有什么用？我宁可用它们来换一双漂亮的眼睛，茵宝，我真嫉妒你，你的眼睛长得好，那些男人一看到你的眼睛就被你迷住了，如果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就好了。”

茵宝不明白家好的心结。

“我觉得脑子更重要啊，你要用你聪明的脑子来换我漂亮的眼睛你就吃亏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很愿意的。眼睛漂亮有什么用？我的个性太胡涂了，我如果是男人可能会喜欢黛琪或叶皖，黛琪亮丽，最懂得穿着打扮，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又那么会撒娇；叶皖安静，最有女人味，男人都喜欢优雅沉静的女子。”

“照你这么说，我们俩不就都没人要了？”

茵宝这才发现自己遗漏了家好。连忙说：“你比我好，你活泼又会开玩笑，大家跟你在一起都很开心，有的男人就喜欢大方一点，豪气一点的女人，我最差劲了，我什么都会，不会说话，不会讨好人，又没有特殊才华。”

家好坐到茵宝身边安慰她。

“谁说的，我觉得你脾气好，心地善良又懂得替人着想，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你的笑容那么甜，我最喜欢你漂亮的眼睛和那对小梨窝。”

一德生日的那天。他亲自开车来接她们。

家好抢着要坐前座。没人跟她抢，家好是狮子座

的，当她喜欢一个人，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谁会跟她抢呢？

茵宝和黛琪对一德根本没意思，巴不得成全家好，而叶皖最深沉，她的心事向来不与人分享，何况她对一德始终淡淡的，倒是一德对叶皖一直表现得很热烈。

黛琪和茵宝都看出来，茵宝有点担心，黛琪则是装作不知道。

到了西餐厅，家好一下车就问一德。

“我哥有没有来？”

“他哪敢不来！”一德笑答。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他又换新女友了吗？”

洛家辉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他。”一德不便替家辉回答。

“哎我哥最烂了，平均三个月换一个同居人，最近爱滋病猖獗，我很为他担心，我怕他小弟弟会烂掉。”

“家好！”黛琪和茵宝几乎同一时间大叫。

黛琪捂住她的嘴。

“小姐，你能不能控制一下？”

茵宝拉住她的手。

“在一德面前，你不要口无遮拦，是谁说要培养淑女气质的？”

“好，我闭嘴。”家好做个鬼脸。

叶皖只是静静的不说话，她向来如此，她喜欢喜怒

不形于色。

一德知道家好坦率的个性，对她的发言他很想笑但在女士面前，他得保持他的绅士风度，只好装作没听到，不吭声。

走到包厢内，一群人早已就位，都是一德的朋友。

洛家辉也在其中，家好走到哥哥身边。

“哥，好久不见，怎么又换女友了？”

家好打量家辉身边的女子，长相清纯，留着披肩长发皮肤白皙，脂粉未施，穿了一件紧身T恤，桃红色的，很衬皮肤，一条白色窄裙，非常青春。

家辉轻咳两声，好象被家好的话呛到。

“我妹妹家好。家好这是如意。”他随意带过，并不打算深入介绍她们俩认识。

家好幸好不打算烦家辉，她识相的坐到寿星身边，反正家辉的女友是认识不完的，还是坐到一德身边好。

大家点蜡烛唱生日快乐歌。

唱完茵宝帮忙切分蛋糕。

黛琪言明，她在节食不吃蛋糕。

一位穿金色衬衫，咖啡色长裤，五官分明的男子对黛琪行注目礼。

“身材这么好，还需要节食吗？”

黛琪望他一眼。

他的脸型方圆，凤眼剑眉，鼻梁高挺，唇型薄而宽，笑时嘴角偏左，有一种属于男人的特殊风采，很吸

引人，他的声音咬字清晰富磁性，国语十分标准。

“谢谢你的夸奖，美食是身材最大的敌人，不克制不行的。”

四人当中，叶皖最瘦，黛琪居二，茵宝稍丰腴，而家好高壮但并不胖。

黛琪的身材最标准，却天天嚷着要减肥，叶皖是怎么吃都吃不胖，茵宝丰腴，白嫩的身材十分诱人，家好则一看就像篮球女将，肌肉结实。

一位穿着全黑衬衫，西装裤，浓眉大眼的男子，从茵宝一进门眼光就没离开过她。

一德开玩笑的说：“蓝劲，你小心蛋糕吃到鼻子里，盯茵宝盯得眼脱窗了。”

蓝劲倒是大方，一点都不忸怩。

“谁叫你不帮我介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不能怪我啊。”

“这是茵宝，长得是不是很像洋娃娃？”一德搭着茵宝的肩。“她是我的青梅竹马，住我家隔壁，目前未婚没男友，你想追就放马过来。”

一德说得露骨，茵宝脸红的低下头，轻皱眉头抬头望一德一眼，好像在对他说，别乱开我玩笑，一德被她一盯马上转移话题。

有人嚷着要寿星讲出心愿。

一德笑着说：“我希望今年能开业，熟客好友们均享折扣。”一德是牙医。

家好对他的回答不甚满意。

“就这么简单？一德你老实招来？”

众人跟着起哄，一德招架住。

“好，我说我说，我心中已有意中人，希望今年能追到她。”

众人哗然。

“是谁，是谁？”

一德全场搜寻，目光停留在叶皖身上，好一会儿收不回来。

叶皖心知肚明的移开视线，假装不知道。

茵宝虽然胡涂，也早知道一德喜欢叶皖，只是心中暗暗担心，不知家好看不看得出来？

一德不肯说出意中人的名字，大伙闹了一会儿，见他不肯说，没辙，只好放过他。

吃完饭，大家去唱歌。

这时，只剩黛琪、家好、茵宝、叶皖和一德、巫灿光和蓝劲。

家辉和女友先行离去。

巫灿光对黛琪很有好感，他的歌声特别好，选了好几首情歌找黛琪对唱。

一德是医生，巫灿光也是，只不过一是牙医，而巫灿光是妇产科医生。

医生的朋友大部分也是医生，这是很自然的。

一德和家辉是同班同学，两人都是牙医，因此不知

道。、自然认定蓝劲也是医生。

叶皖坐在蓝劲身边，便好奇的开口。

“不知道你是哪一科的医生？”

蓝劲摇头。“我不是医生。”

“你不是医生？”她的表情很吃惊。

“我和一德是大学室友，我念建筑，现在从事的也是本行。”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今天来的全是医生。”

叶皖娇羞的低下头。

她对蓝劲颇有好感，虽然明白蓝劲好像比较中意茵宝，但才刚认识嘛，机会应该是靠自己掌握的。

虽然叶皖的个性十分沉静，但她主动对蓝劲发问，连粗线条的家好都看出她对蓝劲颇有意思。

深夜，家好躺在茵宝的床上。

茵宝很困，想睡了，但家好精神还很好，她用手肘推推茵宝，茵宝睡眼惺松的眯着眼睛看她。“家好，你还不想睡吗？”

“我睡不着。茵宝，我觉得巫灿光很喜欢黛琪，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找黛琪说话。”

“真的吗”我没注意，不过我觉得巫灿光跟黛琪很配，巫灿光人不但出色，歌又唱得好，穿着光鲜，人很体面又是医生，黛琪应该会喜欢他。”茵宝闭着眼和家好聊天，睡意渐浓。

家好见她快睡着了，又推推她。